

春节前,《南方周末》邀我作“文化原创致敬盛典”的颁奖嘉宾,觉得这是个简单活,无非就是把奖杯或奖状递给获奖者。开奖嘉宾是熟识的批评家李敬泽,他可能是遵从主办方授意,为活跃气氛、加深人们对这个奖的印象,未开奖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:“从2013年的长篇小说中选出一部自己喜欢的作品,你的标准是什么?”虽然有些意外,但在评选过程中我写过审读意见,便临时组织了几句:“在粗制滥造的人文环境下,我喜欢能显现文学的精致和从容的小说,不刻意从现实中生造出不现实乃至反现实以求深刻;没有走入魔般地追慕神奇险绝的叙述效果;也没有繁复的滥情和贫舌;将创作的智慧化为清冽的深流,以沉静、自然的素质,体现了文学洁身自爱的能力。”在我这段开场白之后,他打开手中的信封,宣布获奖的是韩少功的《日夜书》。

此时韩走上台来,我将奖杯交到他手里,以为完事大吉,正要转身下台,被明星女主持拦住,她大概看出在现场可能数我的年龄最大,又向我提了个问题:“你读不读80后的小说?你怎样看待‘大海后浪推前浪,前浪死在沙滩上’这句话?”哎呀!在她眼里我可能是已经死了一个颁奖盛典的舞台上,于是当着满大厅的人把这个老家伙再往里逼一下。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说:“你的

我们从博加尼营地出发,经过四小时的车辆颠簸风沙裹面,终于抵达了坐落在马赛马拉国家野生动物园内的赛瑞娜酒店,接下来的三天,我们会走进草原,欣赏野生动物出出进进,真身体验一下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微妙关系。

坐定了,心定下。从我的房间一眼望去,只见一片乱石中的旷野,一片天幕下的晴空,令人心旷神怡。

非洲草原是美丽的,特别是日出日落,更是诗情画意,美不胜收。清早出门,看到的往往

是天空的一边太阳喷薄而出,而另一边居然还挂着一枚圆圆的白月亮。

我们是开着吉普在草原上穿梭游逛的,为了有更开阔的视线,吉普车车窗和车顶都是敞开的,我们都是站在车里。今天陆续续见到了狮子,斑马,长颈鹿,犀牛,水牛,大象,河马,鳄鱼等动物,这些动物绝对买相一流、神态也相当自然。因为珍贵,猎豹、犀牛、狮子、大象、水牛被冠称为非洲草原五王。

我喜欢斑马,草原上有成群结队的斑马,它们在等待,等待着角马从坦桑尼亚边境过来,然后一起跨越马拉河大迁徙。马拉河现在是平静寂静的,但到了每年的7月初将会出现成千上万匹马趟水过河的激烈场面,也将出现几百匹马被河里鳄鱼吃掉的惨烈镜头。而在每年10月份角马斑马回迁时,这种悲壮的场景又将再度上演!

狮子是可爱的。公狮睡觉母狮打闹,根本不在乎我们

关于“前浪之死”

蒋子龙

前半句不是问题,写作者首先是阅读者,无论是几零后。如果我是被80后淘汰的,就更该读他们的作品,好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淘汰的。至于浪推浪死的那句名言,我非常欣赏,它体现了大自然一条神妙的铁律。你看那沙滩,干净、松软,前浪兴致勃勃地扑上来,瞬间消失,我本洁来还洁去。前浪一死,后浪立刻变成前浪,重复前者的命运。如果后浪拼命推,前浪却并不死在沙滩上,只是一味地向前冲,登陆上岸,摧枯拉朽,那将是难以估测的灾难,轻者有海啸、风暴潮,重者海平面上升,甚或让世界变成一片汪洋。”

人类之所以喜欢用“浪推浪死”来形容生命的规律,是羡慕其简单和优雅。前浪永远是后浪的榜样,该引导的时候一往无前,该让路的时候干净利落,该合作的时候携手拍天,惊心动魄,引无数人冒着危险到海边观潮,欣赏一排接一排的前浪死亡的辉煌与壮美!而人类的生命现象怎么能和“后浪推前浪”相比?即便是有条件能把骨灰撒到大海或江河,也还要乘船、买花……比“前浪之死”不知要麻烦多少倍。

不知是受了伶牙俐齿的主持人

逼问,还是因为嫂子刚去世,在离开颁奖盛典之后,我脑子里还在想着关于“死”的话题,譬如一对老夫妻,就不能简单地分为前浪、后浪,或许可以称作“并头浪”。他们又绝少会同时“并头西归”,剩下的那个“孤浪”该如何找到“沙滩”?杨绛先生曾睿智地将先走的人称作“逃”,留下的人“要打扫现场。”一般百姓没有太多“现场”可打扫,该怎样走完剩下的路程?

从前的老邻居葛大爷,自老伴过世后便闭门不出,无论儿女怎样劝导也没用,逼急了就是一句话:“我没脸见人!”无人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,难道在他心里觉得失去老伴就失去了自尊,沦为别人可怜的角色?还有一位刘师傅,也是年近八旬,老伴死后开始拣破烂,他有退休金足可以过安稳日子,女儿跟他住在一栋楼里,也很孝顺,死说活劝都拦不住他。他有自己的理由:从早晨一睁眼满脑子就是破烂,走哪条路线,哪个垃圾箱里破烂多,捡回家一样样地分类,然后去卖掉。过去捡一天只能卖20元,现在可以捡到能卖40元的东西。跑一天下来很累,晚上倒头就睡,什么也不想。如果什么都不干,成天就呆在家里等死,满脑子都是死去的人,还活个什么劲呀?

如此看来“前浪死在沙滩上”,听着尖刻,类似一种诅咒,实则更像是一种向往和赞美。

卖诗沽酒

美芳子

后梁洪州地方有一个叫李梦符的,终日饮酒,狂吟放逸。曾用钓竿悬一尾鱼,在集市上手舞足蹈地唱《渔夫引》,并将其诗出售。好多人争着买,李得钱便入酒家。其诗有千余首流于江表。略举一诗:“村寺钟声渡远滩,半轮残月落前山。徐徐拔棹却归湾,浪叠朝霞锦绣翻。”诗意境很美,浅显易上口,买家自然多。

卖诗沽酒多浪漫的事,竟有那么多人去买诗!百姓的文化修养,悠闲的生活情调,大唐遗风,令今人羡慕。

“良渚古城遗址”被列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

此惊喜的“发布”,是我们余杭人意料中的,是因为在这之前,已有几乎囊括全国最权威的考古学家与著名学者来到现场认定。笔者在《玉的文明王国》草稿里,亦预测到这条即将发布的重要新闻,也写进去了,但因有不合身份的表白之虑,便将它删去。不过我还是在另一个途径里冲出了一句:余杭江南秀!良渚文化,径山禅

茶,凸显“中华第一城”。

良渚文化被列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,这已是第4次了。考古学家们是从豆油灯、青油灯、煤油灯的昏暗弄堂里,艰苦跋涉地走过来的,自1936年在良渚发现黑陶与石器开始至今,已呕心沥血达72年,解放后的1959年才得到“良渚文化”的正式命名,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取得重大的新发现,这次寻寻觅觅地找到良渚古城是不放过一个细节,一撮土一块碎片,一点点“蛛丝马迹”而获得的



两位甲级一等医生

贺友直 图/文

1952年进出版社工作,只享受劳保,没有医保。就诊指定医院,医药费实报实销。当时指定的是静安寺联合诊所,地点约摸是在当今久光所处的位置,里面的医生全部是过去开业的私人诊所的挂牌医师。其中有的医生在出诊时还用汽车代步,诊所雇有护士配备各种医疗器械(小型),还提供常用药品。当然,费用不低并且标准不一,因为这是个人行为无法划一。我就在这档私人诊所里经历过一次高等级医疗的体验,那是在1952年~1953年之间的事。那年段我患了尿蛋白,是吓人的病,认为凭联合诊所里的几位,不信

其有水平本事治好我这病,就多方打听,经人介绍,在淮海路的淮海坊东面约摸在现今SONY专卖处一家药房的二楼,有个私人诊所,开业医生名叫乐文照,推门进去,门边小桌后坐着一位穿白衣戴“大馄饨”式白帽子的护士,收挂号费,开病历卡,挂号费不低旧币三万,诊费另议,医疗设备也不少,有听筒血压计吊针架,还有床,不是病床,仅作检查用的。坐着候诊的也不少,男女老少齐全,乐大夫全神贯注用听诊器轻叩病家胸背,待环视一周注意力落到墙壁上挂的证书:“甲级一等医师”。乖乖!这等级瞧一次怪不得要三万。在他的隔壁也有一私人诊所,开业的医生是董承朗,也是名医。

金马迎春

王少普

一
朔风拂雪野披银,红梅花蕊俏送芬;金马扬鬃春迎欢,万里系情志远深。

二
五湖四海联潮涌,东西南北同星巡;壮怀无处不寰球,万骏奋蹄风流振。

网上有过不同的看法,其实是有城的存在,才有城池和城壕的存在,后者为护城的配套设施,而城是主体建筑。城者,城郭也,内曰城外曰郭。城池也称城河,为保障之用。《孟子》云:“城非不高也,池非不深也。”城壕,则为城外四周之沟池。李白诗:“城壕失往路”。江淹诗:“饮马出城壕”。但我坚持将《玉的文明王国》草草写下去,还在于《左传》里有“城诸及防”的表述。这无疑良渚文化的传承。而在良渚古城所在地瓶窑一带,常有人在沙土里挖出古箭簇来,我也在那里的山脊上拾到过两枚,打磨光滑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。老乡说,在这里还长有一种名谓“箭竹”的坚实、细长的竹枝。似正好与箭簇匹配。因此我就感性地去想象:这些箭簇是从“中华第一城”上射出去的,还仿佛见到了弯弓弩张的守兵身影。

